

毛诗注疏

第二册
五十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五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上之憤反下音

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

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紂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卽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

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襍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襍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內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卽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旣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

也故王者旣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性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離我客戾

止亦有斯容

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離澤也客二王之後箋云白鳥集于西離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成儀之善如鷺然○處昌

慮

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反

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離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威儀之杞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依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

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卽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雔澤也。謂澤名爲雔故箋云西雔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編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爲客。臯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雔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喻之中亦有絜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絜白是也。

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

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斅音亦厭也厭於艷反

在彼無惡在此無斅庶

振驚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者謂嘗也。烝也。○豐芳弓反。

疏

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

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祔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祔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祔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薺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

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勑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莊反。倉也。秭音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蓋盛上音資下音成穗音遂數萬邑主反下數億同。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皆徧也箋云烝進畀予也○醴音禮畀必寐反予也注同妣必

履反祫胡甲反本或作治徧音遍予音與

疏

豐年多黍○正義曰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

多有稻矣旣黍稻之多復有高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豐大至日种○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廩盛之穗者器實曰廩在器曰盛齋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齊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里銓卽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廩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卽通也彼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金三金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之惣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

之米廩虞帝令藏齋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爲酒爲醴以米爲之明亦藏米可知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万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會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傳皆徧○正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箋烝進卑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

而奏之。瞽音古無目眡曰瞽眡音直謹反本

疏

有瞽十
三句○

或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治直吏反正義曰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礼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箋王者至奏之○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卽經所云跳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

牙樹羽應田縣鼓鞞設柷圉

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拘爲縣也捷

業如錫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拘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韁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鞞鞞

鼓也柷木柂也圉櫺也箋云瞽蹠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棟棟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虞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鄭作棟音肩縣音玄注皆同鞞字亦作鼗音桃柷尺叔反圉魚呂反拘苟允反錦音據植時力反又直吏反衡華盲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鞞步兮反榦苦江反柷苦暗反蹠音疏蒙有目睭而無見也瞭音了視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有瞽有瞽○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旣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旣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虛業爲懸鼓也又有鞚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旣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爲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爲小鼓爲異餘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瞽人爲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

初改爲縣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柷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瞽樂至圉揭○正義曰周禮瞽矟爲大師之屬職播鼗柷圉簫管弦歌是瞽爲樂官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拘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拘其上加之以業所以節此拘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拘上之柷與拘相配爲一故通解拘虛之體植者爲虞橫者爲拘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拘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拘文皆與虞相配拘業互見明一事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懸故知橫者爲拘旣言業所以節拘則與之爲一據拘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拘之木植者名虞虞旣用木則拘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虞業維檻櫓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拘也虞者立於兩端拘則橫入於虞其拘之上加於大板則著於拘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上

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簾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簾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絃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絃者統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柂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翫注云周人畫繪爲翫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翫於簾之角上飾翫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礼者是周礼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礼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云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控圉揭者以樂記有控揭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畧之大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箒中有推合之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

柷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鼙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又有二十七鉏故刻以木長尺櫟之鼙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子樂而知之其拘簾固敔古今字耳。箋瞽牒至作田。正義曰瞽牒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牒故連言之解以瞽牒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牒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幙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幙引導鼓故知田當爲幙是應牌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幙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既備

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雔和鳴先

祖是聽

箋云旣備者懸也。棟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筭併而吹之。

○惶華育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殄反。又必縣反。史記音

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餳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卽乾餳也。音唐邃

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

疏

箋簫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

小者謂之箋。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

言箋箋小也。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

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

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餳者所吹其時賣餳之

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爲

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或云滑餳凡餳謂之餳關東

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

是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籥。籥高也。郭

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

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愈去連反。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箋云我客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潛在廉反爾雅作澠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澠魚池小雅作澠時砧反鮪子軌反

疏

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

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惲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卽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惲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幾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旣寒魚不行乃至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鳩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

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絜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罷畱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士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旣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鮚鮒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

潛有多魚有鮪有鮒鱠鰈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參也箋
云猗與歎美之言也鮪大鯉也鮒鰈也鱠白鱠也鯉鮒也常鯉音偃鰈音里參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參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

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攻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

霜甚反又疏廬反又心廩反字林彳眾音山汎反義同鮀音

洛爾雅云鮀叔鮀鮀乃謙反沈又奴廉反

疏

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

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鱸有鮒又有鰈鱠鱠鯉是

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

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爲助餘同。傳漆沮至潛樅。

正義曰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

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

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樅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

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樅郭璞曰今之作樅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樅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樅用木

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箋鱸大至鱠鮀。正

義曰鱸鮀已釋於衛風言白鱸鱠鮀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鱠郭璞曰今鱸額白魚也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箋云介助

潛一章六句